

子规声里雨如烟

滕建国



暮春的雨，总带着几分江南特有的缠绵，像一幅被润透的宣纸，将天地晕染成一片朦胧的黛色。我撑着一把油纸伞，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巷里，雨丝顺着伞骨滑落，滴在青石板上，溅起细碎的水花，也溅起了一段关于时光与乡愁的记忆。

忽然，一声清脆的啼鸣穿透雨幕，从巷口那棵老槐树的枝叶间滑落，“布谷——布谷——”，熟悉而又亲切。我停下脚步，仰头望去，只见一只子规鸟扑棱着翅膀，从枝头飞向远处的田野，它的身影在如烟的细雨中渐渐模糊，只留下那一声声啼鸣，在空寂的巷子里回荡，像一首古老的歌谣，唤醒了沉睡在心底的童年。

记忆里的故乡，也是这样的暮春时节，雨如烟，柳如丝，子规鸟的啼鸣像是催耕的号角，在田野间此起彼伏。那时的祖父，总是披着一件蓑衣，戴着一顶斗笠，牵着一头老黄牛，在烟雨蒙蒙的田野里耕耘。犁铧翻开湿润的泥土，散发出阵阵泥土的芬芳，老黄牛的蹄印踩在水田里，溅起一朵朵水花，子规鸟的啼鸣在耳边回响，像是在为祖父加油鼓劲。我则坐在田埂上，手里拿着一根狗尾巴草，看着祖父忙碌的身影，听着子规鸟的啼鸣，感受着暮春时节的宁静与美好。

“子规声里雨如烟”，这句诗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，那些尘封的往事，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浮现。我想起了故乡的老屋，那是一座白墙黑瓦的四合院，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槐树，每到暮春时节，槐树花开满枝头，洁白的花朵像是一串串珍珠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老屋的窗户是木格的，透过窗户，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槐树，也可以看到远处的田野和山峦。下雨的时候，雨丝打在窗户上，发出“滴答滴答”的声响，像是一首轻柔的催眠曲，伴我入眠。

我想起了故乡的小河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河岸边种着一排排柳树，柳丝低垂，像是姑娘们的长发。每到暮春时节，柳絮纷飞，像是漫天的雪花，落在河面上，随着河水缓缓流淌。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河边玩耍，捉小鱼，摸小虾，打水仗，欢声笑语回荡在小河两岸。

我想起了故乡的田野，那是一片绿油油的田野，种着水稻、小麦、油菜等农作物。每到暮春时节，油菜花盛开，金黄色的花朵像是一片海洋，在微风中摇曳生姿。子规鸟的啼鸣在田野间回荡，像是在提醒人们，播种的季节到了。

“子规声里雨如烟”，这句诗也让我想

起了那些漂泊在外的日子。离开故乡后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很多风景，但始终忘不了故乡的暮春，忘不了那如烟的细雨，忘不了那子规鸟的啼鸣。每当我在异乡听到子规鸟的啼鸣，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浓浓的乡愁，像是一杯陈年的老酒，越品越香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在异乡的一个小镇上，遇到了一场暮春的雨。雨丝如纱，笼罩着整个小镇，子规鸟的啼鸣从远处的山间传来，像是在呼唤着什么。我撑着一把伞，行走在小镇的街道上，看着那些古老的建筑，听着那熟悉的啼鸣，仿佛又回到了故乡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故乡是我永远的根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走不出故乡的怀抱。

子规鸟的啼鸣，像是一种生命的信号，它提醒着人们，时光在流逝，季节在更替，生命在不断地轮回。暮春时节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季节，万物复苏，草木生长，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子规鸟的啼鸣，像是在为生命歌唱，为希望喝彩。

“子规声里雨如烟”，这句诗像是一幅意境深远的画卷，描绘了暮春时节的江南美景，也抒发了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。它让我感受到了江南水乡的宁静与美好。在这个暮春时节，我撑着一把油纸伞，行走在如烟的细雨中，听着子规鸟的啼鸣，感受着时光的流逝，心中充满了感慨与思索。

雨还在下着，子规鸟的啼鸣还在继续，我沿着青石板路，一步步向前走去。远处的田野里，农民们还在忙碌着，他们的身影在如烟的细雨中显得格外渺小，但他们的力量却无比强大，因为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，创造着美好的生活。

我相信，在子规鸟的啼鸣中，在如烟的细雨中，故乡的明天会更加美好，生命的乐章也会更加动听。

曹阿娣的文学路

蒋鑫爱

作家写作家

“曹妈妈”，这是湘阴县文学圈里的年轻人对曹阿娣的爱称。因为他们读过曹阿娣的书，非常敬重她的人品，所以把世界上最崇高、最亲切的称呼献给了她。

1966年，曹阿娣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带着稚气和憧憬走出了校园。此时，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，曹阿娣成为了全县第一届知青中的一员，下放到白泥湖。喜欢读书的曹阿娣，被安排在白泥湖公社中学当老师。1979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，也吹到了湘阴，全国知青全部返城。第一批下乡、最后一批返城，曹阿娣的知青生活历时13年。

1989年，曹阿娣进入了县教育局工作。曹阿娣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工作中去，那个藏在心中的文学梦也随之复苏。1993年，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是她写作的时光。她说，这个时候的她，心情最宁静，也最享受。

1999年，曹阿娣的长篇小说《小镇上的女人》出版了，这也是湘阴县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。作品为了体现退伍军人张人杰的老实和善良，其中描写到他和妻子在新房的一些细节。当时社会风气保守，人们认为比较新鲜。发行之后，长沙一个书商专程找到曹阿娣，约她写一部尺度较大的情色小说，题目素材由他们提供。动笔之前先付一半稿费做定金，完稿之后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稿。曹阿娣不假思索地拒绝了。她认为这样的作品不是文学，是精神垃圾。

曹阿娣，对底层民办教师的生活了如指掌。于是她决定写一部关于民办教师工作、生活、婚姻的书。因为主题明确，题材熟悉，曹阿娣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不是因为爱情》很快就杀青出版。2003年，该作品获得了岳阳市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也是湘阴县第一次获得此项的作品。

某著名电影制片厂两次派人来湘阴

找到曹阿娣，想把《不是因为爱情》搬上银幕。有位编剧在湘阴住了十几天，甚至把剧本初稿都写出来了。后来因为制片厂提出要曹阿娣一起筹集资金，曹阿娣不想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去各单位化缘，拒绝了。

曹阿娣更喜欢的还是儿童文学创作。为了写好儿童读物，她百忙之中抽时间自学了教育学、儿童心理学，把正确的教育观、人生观灌输给书中，希望让孩子们在快乐的阅读中接受正面教育。曹阿娣还深入学校、少管所、留守儿童学校，和孩子们零距离接触，聊天谈心，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思维方式，研究他们的语言和语言风格，所以她的书孩子们总爱不释手。《脾气不好的女孩》是曹阿娣所著《蒲公英丛书》中的一部作品，深受孩子们的喜爱。该书于2012年10月首次出版，收录了10部儿童文学作品。该书曾多次印刷再版。丛书内容就包含了教育学、儿童心理学、性别心理学、社会心理学等知识。在《小溪流》杂志社开展的“最受欢迎的作家”活动中，曹阿娣荣获了全国第二名。

有人问曹阿娣，你并没有因为写作而发财。她说：因为我在写作时没有朝赚钱的方面去努力，我考虑的是书的影响，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思想效果。

还有人问她，你天天写作，从中得到了什么。她说：我尽力写作，歌颂美好的生活，播种善良正义，文章能得到读者的认可，这就是我得到的最大满足和快乐。

20多年辛勤的创作，曹阿娣已经出版专著19部。其中长篇小说4部，少儿作品15部，共计300余万字。2024年6月，曹阿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她说，今生今世，她注定和文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，这一辈子估计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了。

曹阿娣一直在策划新作品，永远在赶写下一部作品。
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曹阿娣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）



苏仙岭上杜鹃红

林日新

苏仙岭。 通讯员 摄

人何赋”；米芾挥毫书写。南宋咸淳年间刻于石壁，遂成苏仙岭上最耀眼的“三绝碑”。

拾级百步，绿瓦飞檐的护碑亭翼然眼前。亭内石壁上，秦词、苏跋、米书聚于一方青石。此碑历经700余年尘埃，1960年才重见天日。如今苏仙岭的摩崖石刻群共有23处，从唐至民国，书体涵盖楷行草隶篆，最大为“寿山”二字，字径55厘米，端庄雄丽。近年管理处启动修复保护工程，建立监测系统。历史的沧桑被精心守护，文化的根脉得以延续。

往上走，便到了白鹿洞。两只白鹿的石像立在洞口，母鹿俯身，慈爱地望着跪乳的小鹿。传说苏耽出生时，白鹤用羽翼温暖他，白鹿用乳汁哺育他，这便是“鹤覆鹿乳”的故事。后来苏耽得道，知恩图报，郴州瘟疫时他教百姓用橘叶和井水煎药治病，“橘井泉香”遂成佳话，橘井也成为中药的代名词之一。去年9月，橘井泉香中医文化馆在山上开馆，清幽的药香穿过历史烟云，在新时代承接新的使命。

行至半山，见一大片竹林。竹丛散开如伞，遮天蔽日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竹叶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继续往上走，路经景观观、升仙石、望母松等景点，终于登上山顶的苏仙观。立于绝顶的平台上俯瞰，整座郴州城尽收眼底，楼房林立，街道纵横，东江如练，一派繁华。观前有一座“福地仙桥”，入夜后流光溢彩。

说起苏仙岭的今昔，郴州人感慨良多：从前要收门票，且不方便，作为本地人却来得少。去年，市委、市政府做出决定，苏仙岭免费开放。这一还景于民、还根于民之举，深受百姓欢迎。一年来，景区服务做了“加法”：索道提质改造，环境整

治，智慧景区建设，还开展了云上餐厅、丛林穿越等项目。数据显示，索道、停车场、观光车及门店经营收入均达到免费开放前的两倍。人气旺了，市民笑了，人民群众的笑脸就是最美的“山水画卷”。

下山时，特地去参观了屈将室。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将军曾被囚禁于此，在墙上题写了“恨天低，大鹏有翅愁难展”的名句。又去看了升仙石，石上有两个深深的大脚印，传说苏耽就是踩着这块石头登仙的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沿着石板路下山。路旁杜鹃花开得正盛，红艳艳的，像在为为我们送行。忽然想起陶铸同志1963年登苏仙岭时和秦观词写的《踏莎行》：“翠滴田畴，绿漫溪渡，桃源今在寻常处。英雄便是活神仙，高歌唱出花千树。”时代不同了，境界也不不同了。秦观写的是迁谪之恨，陶铸唱的是建设豪情，而今天的郴州，正在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。苏仙岭免费开放，摩崖石刻焕然一新，文旅融合的文章做得风生水起。

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风景这边独好。苏仙岭不高，却有一种格调，一种由仙气、文气、正气、朝气混合而成的独特气质。它是一座城市的记忆，也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。读懂苏仙岭，便读懂了郴州；而读懂了这份山水与人文的交融，便读懂了中国何以美丽，何以深沉，何以有如此绵长而坚韧的生命力。

杜鹃声里，我们告别了苏仙岭。山下的郴江依然静静地流淌着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为这一方水土的百姓，为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也为这复兴中的文旅时代。

三棵树广场

徐湘

湖南师大本部在二里半，二里半有个三棵树广场。

三棵树广场在老校门斜对面，广场是近几年才修的，而那三棵樟树却很有些年头。早前，那里有个餐馆，名字就叫“三棵树”。那三棵树到底是独立的三株樟树还是一棵树的三个分枝，未曾仔细考证。名叫“三棵树”的餐馆早没了，三棵老樟树却依旧在。

刚上大学那会，觉得校园好大，很长一段时间才基本弄清校园内的大概布局。在校园内学习工作了十几年，也在外看了不少的大校园，不免觉得自家的校园有几分小气。

校园小是小事了点，但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喜爱。我想，不只是我，也不只是我的同事们、学生们，更有广大的市民朋友对湖南师大校园的喜爱。有水有树的桃子湖，有故事有风景的岳王亭景区，有历

史沉淀、古朴而庄重的老校门，有老校门旁长长的蔷薇花墙……这一切一切的美景，就这样肆意地在薄雾中展现诗情画意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在细雨中温婉柔润，在晚风的抚摸下自在呼吸……然而，湖南师大从未有私心地用一堵墙把它们围起来。

而我是有私心的。我常常想，要是桃子湖在生命科学学院旁边就好了。工作之余，在湖边溜达上一两圈，抬头看看天，低头看看鱼，听听蛙鸣鸟叫，细享柳丝拂面……想入非非，终不能自己。然而，桃子湖仍在那里，她不曾离生命科学学院近半分。

后来的后来，“三棵树广场”建成了，她就在老校门的对面，仅此而已。我未曾用正眼瞧她，尽管她与生命科学学院近在咫尺。

有幸我亦不是老顽固，有些事情的变化不容你有思想准备，这或许正是人生充满不确定、也充满

期待的客观而真实的存在。我正眼不瞧的“三棵树广场”，现在成了我天天傍晚时分溜达的场所，想到几年后我们将撤离这里，心底竟生出几分不舍。

三棵树广场不大，她是静谧的、含蓄的。与她隔条公路的老校门，热闹而喧嚣。而她，从不争宠，就这样静静地作为陪衬，不自卑亦不心慌。晚边，这里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散步，有情侣在阴暗处的座椅上窃窃私语，有几个孩子在嬉闹玩耍着，偶尔也会有几只宠物狗正陪着它们的主人。这里灯光不明不暗，给人一份恰到好处的心安。她的对面，黄黄的灯光衬托出老校门厚重的历史感，校门旁高大的枫杨在灯光里树影婆娑；更远处，岳麓山脊隐隐约约，山脊下的夜色书写着岳麓山的深沉……

“三棵树广场”，她与湖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毗邻而居。

花花的花店

赵雅静

我去常去的一家花店，老板娘叫花花。她眉眼温柔，笑起来眉角弯弯，像小雏菊，一脸明媚。

花店不大，不怎么精装修，都是些简单的花，有玫瑰、雏菊、茉莉、栀子等，被她侍弄得般般鲜活、株株精神。一个粗陶的小花瓶里，插着一枝淡蓝的绣球，很随意地摆在那儿，又多了一分市井中的雅致。

花花话不多，不爱吃喝夸口，但是记得老熟客的喜好。我喜欢玫瑰，她每次总是挑瓣儿大点又密的，用裁出来方方正正的包装纸简单一包，系一截浅棕的麻绳儿，干净得很，正中我意。

有的顾客第一次来买花，站在摊前踌躇，不知买哪一种好。花花也不催，轻轻地摸着一束茉莉的花瓣，轻声说：“姑娘，摆在家里，雏菊好养，茉莉香

得久，玫瑰好看就是落得快，看你喜静，还是喜闹？”声音细软软的，像温开水，听着心里暖暖的。每卖完一次花，花花总是麻利地装进袋子，又从摊边的小竹筐里顺手抓了两片薄荷叶丢进去，“放一块儿，味道清，还能保鲜得久点。”

那束花，摆在我家客厅里好几天，香气充满了客厅，空气中透着甜味。

我向她，守着这小花店，累不累。她低头拨弄着一朵刚开的茉莉，轻轻拂过花瓣，生怕碰坏了似的，说：“不累，我守着花，看来来往的人，买一把花回去，他们心里很高兴，我也跟着高兴。花是有生命的，你好好地对花，花就开得漂亮，待人也是一样。”

巷口热闹非凡，买菜的大妈拎着菜篮子在讨价